



黃豆豆 與舞蹈天長地久

1995年的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，一支《醉鼓》讓全中國記住了他的名字：黃豆豆。那一年，他18歲。

而當又一個18年過去，今時今日，他被譽為中國最好的男舞者。

在香港中樂團呈現的首部中樂劇詩「憶·夢·雪」中，黃豆豆為香港獻上了一段長達24分鐘的獨舞，詮釋莊周夢蝶的虛實難辨亦幻亦真。或許對他這樣出色的頂尖舞者而言，與樂團現場的演奏相配合，並非難事；將《莊周夢》的悠然夢幻轉化為靈動飄逸的舞蹈動作，也只是技術層面上的挑戰。真正難得的是，如今的他，對於舞蹈、編舞、和舞台上的自己，都已能用一種更高遠的視角去思考並圓滿呈現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：莫雪芝



■黃豆豆與中樂團合作「憶·夢·雪」。

成為父親： 從男孩到男人的蛻變

「可能一方面自己比較喜歡舞蹈，另一方面除了舞蹈，對別的事情一直也沒有甚麼太大興趣。」黃豆豆這樣形容自己與舞蹈的牽絆。「所以我總是在舞蹈的世界裡，無論孤獨的時候還是失落的時候，或者苦惱的、享受的、成功的時候，對我來說都是一樣的，甚麼都好，我覺得那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還在舞蹈着。」

對黃豆豆來說，舞蹈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，但他的生活，還有家人、家庭和女兒。

他說：「婚姻讓男孩變成男子漢，但真正能讓男孩變成男人，是在成為父親之後——突然就覺得不一樣了。」如今的他，會合理地安排自己的時間。

「過去沒有孩子時編舞，譬如給自己定了計劃，今天必須編出兩分鐘，明天必須編出三分鐘——但我可能編不完就不會走出練功房，但這種事情成為父親之後，我不會再做了。」因為如今的黃豆豆，認為自己除了對舞蹈有責任之外，對家庭和孩子更有責任。所以如今他進練功房編舞之前，會做好前期研究和方案，將所有準備工作都做好才投入編舞工作，而不再像從前那樣一邊編一邊做方案。

「當然有時候，覺得編出來的沒有達到方案預期的最好程度，但時間到了，我會離開，情願明天再來，因為作為男人，我不只對藝術有責任。」

黃豆豆坦言，從前的他，認為事業是衡量男人的唯一標準，和妻子結婚的前七年，事業一直是擺在第一位，而家庭排在第二位。「但有了孩子之後，我就覺得，衡量一個男人最重要是看他不能讓事業和家庭之間形成很好的平衡。」

會希望孩子從事舞蹈嗎？

「No！」他答得堅決。

「舞蹈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部分，但我絕對不會希望它是我孩子生命的一部分。我的孩子快兩歲了，但到現在為止她都不知道我是幹什麼的。我但願，她以後不會喜歡舞蹈吧。」



現為中國舞蹈家協會副主席、在美國大都會歌劇院、悉尼歌劇院等世界各大著名劇院不斷巡迴演出的黃豆豆，在事業上，可謂非常成功，但他只覺得自己很幸運。他說：「因為我12歲開始正式學舞蹈，到現在的二十多年，幾乎除了睡覺、吃飯，其他所有的時間，都在舞蹈的天地中。」在他的解讀中，一個人最幸運的是：「在做的事是自己最願意做的事。」

儘管舞蹈比較艱苦清貧，甚至時常會令黃豆豆感到孤獨，但他承認自己已比許多同行幸運。他一直有機會與所欣賞的藝術家合作，這些年來，又去世界各地參加了許多高質量的劇目演出——其中，當然也包括這次與香港中樂團合作「憶·夢·雪」。

黃豆豆與中樂團的緣分其實要追溯回他的大學時代。「那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，當時只有磁帶。而且我們聽到的許多磁帶，是被反覆翻錄，有時候連原曲出自哪裡都不清楚。」他記得自己一度被一盒磁帶中的樂曲深深迷住，輾轉問了好幾個老師才得知，母帶就是中樂團的作品。「那是我對香港中樂團的第一印象，而趙季平老師的音樂後來對我也很有很大影響。」因而，這次有機會與中樂團合作，黃豆豆稱之為自己的「幸運」。

虛虛實實亦幻亦真

每年，黃豆豆的演出周期是從五月份正式開始，因而這次「憶·夢·雪」中「夢」（《莊周夢》）的獨舞，是他今年的首個編舞劇目。

「其實《莊周夢》蠻挑戰自己的，第一從內容上，作品的哲學內容比較深刻；第二，從莊周本身形象來講，並不容易用舞蹈去表現；第三，24分鐘的獨舞，從體力上也構成很大的挑戰。」黃豆豆認為：「莊周作為道家的思想繼承者與弘揚者，很多時候他的這種現實也好、夢也好、實也好、虛也好、陰也好、陽也好，通過舞蹈特別是獨舞去表現，比較有難度。」

黃豆豆本身非常喜歡作曲家趙季平的音樂，而最初次聽《莊周夢》的CD時，他覺得如果將曲子做成舞蹈難度太大。但當去年10月，他親身來到中樂團現場聽樂隊的演奏時，則感受到了一種音樂內在的東西。他說：「我突然找到了可以用舞蹈去表現的感覺。」其後，他醞釀了差不多三個月，其間並未去想怎麼編舞，而是看了很多關於道家的書，去了解莊子、了解中國春秋戰國時諸子百家的思想與生存環境。

「真正編舞是春節之後開始的，從北京到我住的上海再到歐洲，一路在不同城市的巡迴演出中編這個舞。」黃豆豆與著名導演陳新伊是第四次合作，他形容前面三次「既很快樂又很艱苦」，因為陳導演的習慣是開演前總要做出很大調整，這次亦然。陳導在即將公演前提出：「在整個24分鐘的過程裡，豆豆你有沒有可能有一分鐘到兩分鐘不在劇場裡？」——不是「不在舞台上」，而是徹底地「不在劇場裡」。

黃豆豆編過的舞蹈很多，但由於這次演出的是「中樂詩」，按他的話說：「從編舞上它不是正常的一個舞蹈編舞概念，而要有很多戲劇舞蹈的編排概念。」陳薪伊導演認為，「莊周夢蝶」在夢裡蝶自由飛舞——這概念如果只局限在舞台上或許不夠，所以希望設計得「脫離舞台的禁錮」，而到現場後，又將希望再度提高——既然能脫離舞台，是不是能想像空間再大一些？譬如脫離整個劇場？

而對黃豆豆來說，說服自己在舞蹈過程中從劇場消失兩分鐘的唯一理由，便是道家所提出的「有陰陽，有虛實」。他說：「《莊周夢》有現實又有夢幻，所以舞台和劇場如果是真實存在的空間，那麼或許可以將『舞台之外』、『劇場之外』，理解為一種虛擬的夢幻空間。」

與樂隊現場合作solo的難度，在於中樂團本身的實力很強，因而如果舞蹈的張力和內涵不夠，很容易便被整個樂團的音樂所淹沒。黃豆豆本來將舞蹈編得很滿，希望全部24分鐘都編到和樂團產生呼應，但到現場後他發現：「可能有時候，呼應的同時還要注意雙方的平衡，如果雙方都很滿，就可能產生一種對抗——這就和道家的陰陽平衡思想產生了衝突。」除此之外，儘管《莊周夢》的飄逸看似頗適合舞蹈去表現，但真正的難度恰恰在於讓觀眾明白「此刻是現實」抑或「此刻是夢」？

不過，從另一角度來說，既然在莊周的世界中，現實可以是夢，夢也可以是現實，我們又何嘗需要在舞蹈的世界中追求涇渭分明？

孤獨與堅持

今年上半年，黃豆豆一直忙於他擔任總導演的最新原創舞劇《紅山女神》的編舞工作。紅山文化，是中國北方地區距今五千年到八千年前的一種文化，發源地圍繞今天的遼寧、河北與內蒙。「所以，這個戲今天八月底九月份和觀眾見面時，首先會放在這三個紅山文化的發源地去演，演完之後會做一些調整，再去北京和觀眾見面。」

黃豆豆本身非常喜歡一些具有歷史和文化內涵的作品。他說：「我之前的舞蹈中，表現的最古老的歷史是2300年前，以編鐘上面的甲骨文線條為靈感，而這次如果推早到五六千年前，對自己是個很大挑戰。」黃豆豆用了整整一年時間去了解紅山文化，包括閱讀資料、實地考察和找文化專家傾談。他相信這部舞劇將不只呈獻給觀眾舞蹈本體的思考，亦將體現出中國人對自己祖先文化的一種認識和思考。

作為一個萬裡挑一、如日中天的成功舞者，對黃豆豆而言，「艱難」是否已是很遙遠的詞彙？

黃豆豆說：「不，每天都很難。」艱難二



字，在這裡指的是意志力。直到現在為止，他每周仍然練功六天，每天至少兩個半小時到三個小時。「這個是一般情況。如果今天要編舞，那麼就早上練兩個半小時，然後從下午開始，一直到晚上，四五個小時都在編舞。」

對他而言，跳舞跳到舞者所能成就的輝煌高峰，最終卻感到十分孤獨。「因為原來一起跳舞的人都一個個轉行了，男孩子做別的事情，女孩子嫁人了，然後慢慢地，就跟師弟師妹們也改行了，我就會想，我是不是還能堅持下去？」現在的黃豆豆，每天都要說服自己：「我是很快樂地去練功，即便是一個人，我也要很高興地做完訓練課。」

原來，他來香港最習慣去練功的地方，一是城市當代舞蹈團，另一個是香港芭蕾舞團在文化中心中心的練功房。「而這次來，發現文化中心那個練功房好像沒有了，我就去出現場，台上在裝台，我自己在邊上找一個地方訓練。」他說，練功就是這樣的一跟很多人一起練時，好像比較有人氣、氣氛和環境，一個人很難堅持下去，因為總覺得少了點甚麼。

「但是現在我也要學會去習慣，因為好像現在永遠都是帶着不同的劇目，自己在不同的城市走，自己練功的時間就越來越多。」所以，黃豆豆清楚自己必須很清醒地去控制自己：定死目標每周必須六天，每天必須堅持兩個半小時——黃豆豆說：「所以到最後，就是在孤獨中，在堅持中孤獨。」

但至少，無論取得過怎樣的成就，他從未覺得無法再突破自己。

「因為我知道我要學的東西還很多，三十多歲的年紀對於一個編舞，還很年輕，要學的還太多。」同時，他又知道自己何其幸運。「作為舞蹈演員來講，需要很多作品去體現自己對舞蹈的認識，但如果同時是編舞又是舞者，就完全可以通過自己的肢體去展現思想，我覺得這個是我現在最幸運的一點。」

至於未來，黃豆豆希望一方面能做好藝術，另一方面，則是在家庭中盡到自己的一份責任。其實對於事業，他反而更相信緣分。他說：「我是個很傳統的中國人，我很信緣分。不單和人和人之間有緣分，做藝術的人，和作品、和角色之間也有緣分，很多時候真的不能強求，緣分到了就是到了，不到的話，強求也沒有用。」

將與舞蹈的一場緣分，從聚光燈下純粹地起舞，轉化為舞台背後思考舞蹈本體的編舞，對深愛舞蹈這門藝術的黃豆豆而言，或許是天長地久的最好方式。